

奇幻三大经典巨作之一

地海传奇 | 第三部 | Earthsea Cycle 3

地海彼岸

写的是魔法奇幻，讲的是心灵成长。

厄休拉·勒古恩 [美]

蔡美玲 译



长篇小说

Ursula K. Le Guin

The Farthest Shor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地海传奇 | 第三部 | Earthsea Cycle 3

地海彼岸

The Farthest Shore

[美] 厄休拉·勒古恩

Ursula K. Le Guin

蔡美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地海传奇3: 地海彼岸 / (美) 勒古恩

(Le Guin, U.K.) 著; 蔡美玲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

版社, 2013.10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399-6586-4

I. ①地… II. ①勒…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7416号

THE FARTHEAT SHORE by Ursula K. Le Guin
copyright © 1972, 1980 by The Inter-Vivos Trust for the Le Guin Childr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3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缪思出版)授权

图字: 10-2013-329号

书 名 地海传奇3: 地海彼岸

著 者 (美) 厄休拉·勒古恩

译 者 蔡美玲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曲文迪 孟汇一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51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586-4

定 价 2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1	第一章	山梨树
17	第二章	柔克众师父
43	第三章	霍特镇
77	第四章	法术光
95	第五章	海洋梦
109	第六章	洛拔那瑞
135	第七章	疯子
157	第八章	开阔海的子孙
179	第九章	欧姆安霸
209	第十章	龙居诸屿
225	第十一章	偕勒多岛
245	第十二章	旱域
267	第十三章	苦楚石

第一章

山梨树

THE ROWAN TREE



涌泉庭内，三月煦阳穿透白杨树及榆树的嫩叶，怡人眼目。泉水在阴影与光亮之间，喷涌淌漾。这露天内庭的周围是四面高耸的石墙，石墙之外有诸多厅室、院落、甬道、穿堂、塔楼以及柔克学院“宏轩馆”的厚重外壁。这层厚壁耐得住任何战火、地震与海潮的侵袭，因为它不仅是以坚实的石材打造，还明显添注魔法。柔克学院是“智者之岛”，是传授魔法技艺的地方。因此，宏轩馆等于是巫艺学院，也是巫术中心之所在。至于宏轩馆的中心，就是这个远离外墙的小内庭。这里，喷泉恒涌，树木终年昂立于晴日、雨水或星光之下。

距离喷泉最近的树，是株壮硕的山梨树，它的根柢隆茂，高高隆起，撑裂了大理石地面。裂缝被鲜绿的苔藓填满，一条条一缕缕，由密草滋长的喷泉池向四方伸展。有个男孩坐在长着青苔



的低矮大理石座上，他的目光跟随喷泉中心的水柱起落。这男孩几乎已经成人，但究竟是少年。他身材颀瘦，衣着富贵。他的面容一定是在金色的古铜中镕铸过，才显得那么模塑精良、那么安定沉稳。

他背后大约十五步距离，在内庭中心那块小草坪的另一头，有个男人似乎正“站”在树下，由于光影跃动，很难确定。但可确定的是，那里有个纹风不动的白衣男人。男孩凝望喷泉时，这男人也在凝望着男孩。四下悄然静定，只有树叶轻舞、流水戏跃以及喷泉不歇的歌唱。

男人上前，微风轻拂山梨树初发的嫩叶。男孩敏捷地跳起来站好，向男人鞠躬行礼，尊称一声：“大法师。”

男人在他面前停步。这男人不高，但躯干挺直有力。他披了一件有帽兜的羊毛白斗篷，斗篷帽兜垂肩，露出脸庞，面色赭红，鹰钩鼻，一边脸颊有疤，眼神锐利，语声却十分轻柔：“这涌泉庭是个宜人的歇脚处。”男孩没来得及道歉，他又接着说，“你远道而来，尚未休息，就继续坐吧。”

他跪在白色的池缘，伸手碰触由喷泉高盆流下来的一圈闪亮水滴，让泉水由指间流下。男孩坐回隆起的大理石上。两人片刻无语。

“你是英拉德岛与英拉德群岛亲王的公子，莫瑞德领主的后

裔。”大法师说，“地中海群岛最悠久、最磊落的世袭传承，就属你们家族了。我见过英拉德岛的春季果园、贝里拉的金色屋顶——大家都是怎么叫你的？”

“他们叫我‘亚刃’。”

“那应该是你们岛上的方言用语。在我们的通用语中，指的是什么？”

男孩回答：“是‘剑’。”

大法师点头。两人再度静默不语。后来是男孩先开口，既非无礼，也无胆怯：“我以为大法师通晓所有语言。”

男人注视喷泉，摇头。

“也知道所有名字——”

“所有名字？唯有说‘太初语’，从深海举升诸岛的兮果乙，才知道所有名字。”男人炯亮锐利的目光盯着亚刃的脸庞，“当然，假如有必要知道你的真名，我自然会知道。但目前没有必要。所以现在起，我就叫你‘亚刃’。而我是‘雀鹰’。你搭船来，旅途如何，告诉我一下。”

“太漫长了。”

“海风恶劣吗？”

“海风倒平静，是我背负的消息恶劣，雀鹰大人。”

“不妨说说看。”大法师郑重其事说着，神情像是对孩子的



没耐心抱予宽容。亚刃述说时，他再度注视由高盆往低盆流注的透明水帘，倒非没在听，而是仿佛聆听的不只是男孩的话语。

“大人，您知道，我父王是巫师，他是莫瑞德的后代，年轻时曾在柔克学院这里研习一年，所以拥有一些力量与知识，只是由于专心统辖领地、管理城镇与贸易事务，因而很少使用巫艺。我们岛屿的船队代代西航，甚至远达西陲，从事蓝宝石、牛皮、锡矿等交易。今年初冬，一位船长回到贝里拉城，带回一些见闻，家父得知一二，便派人请这位船长来详细说明。”男孩说话利落自信，他从小接受宫廷式的严谨教导，完全没有一般少年的羞怯。“那位船长说，在我们岛屿以西，大船航程约五百里的纳维墩岛上，已经没有魔法存在了。他说，法术在那里没有力量，施展巫术的字词也遭遗忘。家父问他，是不是术士和女巫都离开了岛屿？他答说不是，因为岛上仍有些人曾是术士，但他们施不出法术，连用来修补锅壶或寻找遗失针黹的咒语也不会了。家父又问：纳维墩岛的岛民没有惊慌失措吗？船长再度否定：岛民好像完全不在乎。他说，岛上情况真的很怪异，秋收不好，但大家觉得无所谓。我在场亲耳听见船长说：‘他们一个个像病人。就好像有人告诉他们，不出今年，他们一定会死；但他们却告诉自己：那不是真的，他们会永远活下去。他们四处晃荡，个个捂起眼睛不看世界的真相。’别的商人回来，也讲述着相同的状况，

都说纳维墩岛已经成了一座穷岛，而且丧失了巫艺。但这些都只是陞区的传闻，而陞区一向流传着很多奇闻异事，这回只有家父认真地考虑了这个传闻。

“后来，到了新年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岛上举行羔羊节的日子，各地牧羊人的妻子把饲养的初生羔羊带来都城，家父指示巫师鲁特去为那些羔羊施增产术。但事后，鲁特很泄气地回到殿内，放下巫杖，说：‘大王，我讲不出法咒。’家父问他详情，他只能答复：‘我记不起咒语及形意。’于是家父去市场亲自施咒，节庆才得以完备。但那天傍晚他回到宫中，神情疲乏，向我表示：‘虽然我念了咒语，但我不知道那些咒语有没有意义。’今年春天，羊群状况果然凄惨：母羊生产时死亡，很多羔羊是死胎，而有的——是畸形。”男孩原本自在热切的语调陡然滑落，讲到“畸形”一词时，他眨眨眼、咽咽口水，“我亲眼看到其中一些。”他说完，沉默半晌。

“家父相信，这个迹象，还有纳维墩岛的情况，显示我们这区域有某种邪恶在作怪。他渴望听取智者建言。”

“令尊派你来，就说明他的渴望相当迫切。”大法师说，“你是令尊的独生子，何况，英拉德岛到柔克岛的航程并不短。你还有事要说吗？”

“只是一些山区老妇的传言。”



“那些老妇说了什么？”

“她们说，所有的算命女巫都在烟雾和池水中看到厄运，而她们配出来的春药都出差错。不过，她们不是那种会地道巫术的人。”

“算命和春药虽然不太值得重视，但老妇人的话倒值得一听。好，你捎来的这些信息，柔克的师父们会严肃讨论的。不过，亚刃，我不晓得他们能给令尊什么建言，因为英拉德岛不是头一个传来类似消息的岛屿。”

亚刃这趟旅程，由北而南，途经黑弗诺大岛，穿越内极海，才抵达柔克岛。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远行，出生到现在，只有这几星期，他才终于见识到与家乡不同的土地，才头一回觉察到“距离”与“差异”，也才明白：在英拉德岛宜人的丘陵之外，还有广阔世界与众多居民。他尚未习惯把世界想得很大，所以听了大法师的话好一会儿，才领会了意思。

“还有哪些地方传来类似消息？”他有点惊愕受挫，因为他原本希望马上为家乡英拉德带回立竿见影的对策。

“头一个是南陞。后来连群岛王国南边的瓦梭岛也出现类似情况。人们传说，在瓦梭岛已经完全施不了法术了。但事实如何，很难确定，因为那岛屿一向不服管束，常年海盗横行。一般人常说，听南方商人讲话，无异于听骗子讲话。但无论如何，各

地传说都相同，就是：巫术的泉源干涸了。”

“但柔克岛这里——”

“我们柔克岛完全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状况。这里有防卫，不至于受到风暴、变动和灾厄的侵袭。或许保卫得有些过于周密了。王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只要能在家父带回确凿的结论，让他明白这个灾难的性质及对应之策，我便立刻动身返回英拉德。”

大法师再度打量男孩，但这一回，尽管有过去的诸多训练，亚刃仍移开了目光。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法师那对黑眼睛的凝视中，毫无不善的成分，既公平宁静，又慈悲怜恤。

全英拉德的岛民都翘首仰望他的父亲，而他是他父亲的儿子，所以，假如有人注视他，也是把他看成堂堂英拉德岛的亚刃王子、掌权亲王之子。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注视他：单单纯纯当他是“亚刃”而已。他不愿承认自己畏惧大法师的凝视，但他就是无法迎视。那凝视好像把他周围的世界扩大了，于是乎，不但英拉德岛显得微不足道，连他本人也是如此。此时，在大法师眼中，他仅仅只是一个渺小形体，处于四面环海、黑影遮天的群岛背景中，真的非常渺小。

他坐着，随手拉扯大理石裂缝里的新鲜青苔。不久，他听见自己这两年刚转为低沉的声音，微弱沙哑地说：“我会遵从您的吩



附。”

“你该遵从令尊，不是我。”大法师说。

他两眼仍定在亚刃身上。这时，男孩也抬头看着他。表达了归顺之意，也就忘却了自身渺小，大法师的形象也能看得分明了：这位是全地海最显赫的巫师，曾为方铎墨井安妥井盖，自峨团陵墓取回厄瑞亚拜之环，建造内普岛地基深厚的防波堤；亦是熟谙东自埃斯托威岛、西至偕勒多岛各水域的水手；更是当今硕果仅存的龙主。他，正跪在喷泉旁边，个子矮、年纪大、语音沉静、两眼深邃如夜空。

亚刃匆匆站起，双膝下跪，叩行大礼，有点口吃地说：“大师，容我服效于您。”

他的自信消失了，脸颊泛红，声音打颤。

他腰际佩挂一把宝剑，安插在一副有红金镶饰的崭新皮鞘内，宝剑本身朴实无华，剑柄是古旧而泛银色的青铜十字柄。他迅速拔剑，献给大法师，如同家臣向亲王效忠。

大法师没伸手碰剑，只向它注目，然后注视亚刃。“那是你的剑，不是我的，”他说，“而且你不是任何人的奴仆。”

“但家父说过，我可能得待在柔克学院，直到弄清楚这邪恶的来源。说不定也学点法术，因为我一点技艺也不会。我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力量，但我的祖先曾有人是法师。假如我设法学一

点，或许能帮助您——”

“在你的祖先中出现法师之前，首先出现的是君王。”大法师说。

他站起来走向亚刃，步伐无声但矫健，然后拉住男孩的手，让他起来。“我感谢你提议为我效劳，虽然我现在没有接受，但等我和众师父商讨完毕，说不定会接受。慷慨心灵的奉献，任谁也不能轻率拒绝；莫瑞德子嗣之剑，同样也不能轻率撇开——好了，你去吧，刚才带你进来的少年会照料你用餐、沐浴、安歇。去吧。”他轻推亚刃后背肩胛中央，流露一份不曾有人向亚刃表示过的亲密，此举倘若出自别人，这位年少王子必感嫌恶，但大法师的碰触则有如给予奖赏，因为他已满心倾慕。

亚刃是个活泼好动的少年，喜好各种游戏竞赛，需运用身体和脑筋的项目，他都擅长，且表现优异。各项礼仪和指挥责任，他也得心应手，纵然那些责任一点儿也不轻松、一点儿也不简单。但至今为止，他倒还不曾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任何人或事物。对他来说，事事都容易，而他也都能轻松完成。所以，凡事都如游戏，他也玩得起劲。只是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深处有什么被唤醒了，却不是被游戏或梦境唤醒，而是被荣誉、危险和智慧唤醒，被一张有疤的脸、一个沉静的声音、一只握着巫杖的手所唤醒。大法师握持的那枝紫杉巫杖，靠近手握之处，黑木之上凸显



着银色印记，是历代君王的失落符文。这支巫杖蕴含力量，但大法师不以之自恃。

于是，亚刃告别童年的第一步，就在这一瞬间完成：既不瞻望，亦无后顾；没有提防，且毫无保留。

他连礼貌的告辞都忘了，只顾快步走向门廊，神色朴拙、焕发、顺服。格得大法师目送他离去。

格得在白杨树下的喷泉边静立片刻后，仰面遥望一碧如洗的蓝天。“和顺的信使带来恶劣的消息。”他声音半大不小，有如对喷泉说话。但喷泉没听，照旧用银色的水舌发声，侧耳细听的，反倒是格得。一会儿，他走向另一道门廊。刚才亚刃没看到那道门廊，事实上，不管怎么靠近观看，很少有人能凭肉眼看出那门廊。格得唤道：“守门师父。”

看不出多大年纪的小个子男人现身。这男人不年轻，所以只能说他年事已高；但“年事已高”对他也不适合，因为他面貌清爽，色如象牙，愉悦的笑容使两颊现出长弧。“什么事，格得？”他问。

现场只有他们两人，所以互相直呼真名。全世界知道大法师真名的仅有七人，守门师父是其一，其余六人分别是：柔克学院的名字师父；锐亚白镇的巫师“缄默者”欧吉安，很久以前，是他在弓忒岛的山上赋予大法师“格得”这个真名；弓忒岛的“白

女士”，携回臂环的恬娜；易飞墟岛一位名叫维奇的村镇巫师；同样在易飞墟岛上的一位名叫雅柔的女子，家具木匠之妻，两个女儿的母亲，不通巫术，但对巫术以外的事务非常在行；最后则是地海另一边，极西之地的两条龙，奥姆安霸与凯拉辛。

“我们今晚要集会一下，”大法师说，“我会去通知形意师父，也会派人去请珂瑞卡墨瑞珂，他也许不能亲自来。但他可以暂时搁下名字清单，让徒弟休息一晚。别的师父就由你负责通知了，可以吗？”

“行。”守门人微笑着说时，已消失不见。大法师接着也消失不见。只剩喷泉在早春的阳光中自说自话，平静安详而永不停歇。

在柔克学院宏轩馆的西边某处——或南边某处——总可以瞧见心成林。心成林在地图上找不到，也没有通路可达。只有知道通路何在的人，才可能去。但是，学院的一般见习生，或岛民、农夫，都可以见到它就在不远处。那是一片林木高耸入天的树林，即便在春天，翠绿的树叶也都带着一抹金色。而那些见习生、岛民与农夫，都认为那片神秘树林会不可思议地移动。其实那种看法是错的，树林根本不会移动，因为它的根基就是“存在”的根基。移动的，是根基之外的一切。

格得由宏轩馆步行横越旷野。正午骄阳当头，他脱掉白色斗篷。一位正在山坡处一片棕土上耕作的农夫举手向他敬礼，格得



同样举手回礼。许多只小鸟飞上天空，吱吱喳喳：休耕地与路旁的星草花含苞待放。高空一只老鹰在天上画了个大弧，格得抬头仰望，再度举手，那只老鹰风驰电掣般笔直扑向格得伸出的手腕，以黄瓜紧扣。它不是雀鹰，而是柔克岛的一种大型猎鹰，白色与褐色条纹相杂，善猎鱼。它先用一只圆滚金亮的眼睛侧看大法师，两喙互碰一下，再以两只圆滚金亮的眼睛直视大法师。

“无畏，”这男人用“创生语”对老鹰说，“无畏。”

大老鹰扣爪鼓翼，凝视他。

“去吧，兄弟，无畏的孩子。”

远处的蓝天下，山坡上的那位农夫早就停止耕作，专心观看这一幕。去年秋天他也看见大法师腕际停了一只野鸟，但一转眼已不见大法师人影，倒是目送两只老鹰在风中向高空盘旋飞去。

这一回，农夫定睛观看他们分开：老鹰飞回高空，男人步行越过泥泞旷野。

他步上通往心成林的小径。不管时代和世俗如何在它周遭扭曲变迁，这条小径永远笔直向前，只要循路直行，不久就可走入林荫。

有些树木的树干粗大无比，只要看见这种树干，谁都会相信心成林永远不会移动，因为它们简直像太古巨塔，虽不免因岁月而晦暗，但它们的树根好比山根。其中有些最古老的树，已是叶